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六

戎州六

荅何靜翁 四首



再拜何君足下。去年辱惠書，過有稱述，意足下
 世毀譽，未必自得之耳。又久病之餘，嬾嫚成性，鮮
 自源，歸不能作報書，亦以今世民之師帥不能行
 道，以先竟竟氏，李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進
 故，李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李而取友
 因以卜足下，誠有意於茲事否也。專使來，繼辱書
 問，勤懇不倦，愛一世之所棄，敬衆人之所慢，足下
 真自得之者耶。所寄詩醇淡而有句法，所論史事
 不隨世許可，取明於己者而論古人，語約而意深

文章之法變蓋當如此如是下之所已得者而能
充其所未至生乎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也
然江出汶山而力才不能沉溺至於大川三百
川三千里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而下與南
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識汶山有源之水也夫大
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
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與諸生為德也不肖去戎
州或在秋冬之間大槩已具玉觀復書中矣无階
從容望風懷仰千万彊孳自重他日拭目觀足下
頡頏於青雲之上也

又一

願首辱書勤懇審履道不踰禮義之防於黃卷中

求見古人昔流俗之所趨而叩寂求音得之於淡
泊甚善甚善人古人皆可師可友皆自得之者
天下之士也精求經術又能博極群書此劉向揚
雄之孝也如足下所已得者殊自不凡要得登龜
蒙而小魯上日觀而眇天下耳其餘流俗之所相
期不復為亦知足下不望此於不肖也恨未識面
苟知好孝之六則千里同風矣秋熱更希珍重

二

比有欽州吳希照道人在瀘州繫筆絕妙乃可與
往時諸葛兄弟及元道寧輩並驅爭先如侍其璜
彭壽諸葛元日不及也自青神回當求便奉寄

又

頌首辱書推獎開慰情意千万好賢不倦之心良以歎息至於望我於不田而鶉生於奧則不敢承秋來早冷不審何如伏惟彊孝日迈將見古人恨未相見叩所得耳前趙都監人回報所賜教并謝委禽之礼何緣遂不達耶可携此書見趙君託根治也所寄風松雪栢未為好品然知足下託我以歲寒之意願天下不負後凋耳未緣會集臨書增情千万珍重九月初三日

荅閩州魚仲修使君 三首

再拜元祐中在都下頗聞好孝清修之譽恨未相識也區區去國十年塵垢滿背忽奉賜書如逃空谷聞人是音也側聞為郡豈弟慎府有佳士時以

文酒從容山小之間何樂如之某以言語得罪竄逐六年衰疾所攻无復疇昔所蒙推与皆所不敢當比蒙恩復在官次三除皆不離南方實於私計養疾藏愚為使未緣瞻承臨書嚮往謹附承動靜伏惟照察

又

秋暑未艾不田尊候何如伏惟為政豈弟民已心化寢膳吉祥計所相助聞整暇堂規摹宏壯當託世之大手筆紀其成事而屬之不肖似非所宜然諉諭丁寧不難推避本留來使多日以待勉率鄙出適以賓客思從衮衮終日竟未能成須秋末自青神還家乃當求便寄上幕中史彥直推官眉人

計數有家僕 往來可因之修問 未有瞻承之便 唯冀爲國爲道 一乃珍重

又

頓首蒙相与 未能脫去毛皮尚惠 殘啓此物於禮 數雖繁縟而 不情故從來不喜作 殘又間居不欲 以私事煩公 家故不復借書吏 輒廢 殘不用不審 能察之否 王 觀復東州好 孝之士足爲 幙府光輝 遂解官去 想甘 惜之眉山史 茂直能吏 事作人知 重輕亦不易 得 想不能逃 藻鑒耳 某再拜

答蘇大 通六首

頓首頃見外 兄張子履家 嫂具道才德之美 且以天同外生 獲接 懿親 頓見之心 非一日笑 向以東

坡二丈黃門 二丈顧盼不肖 忘年忘義之德 耶 衰朽多病 百事慵 懶念欲作書 而未能專使 乃辱以書 先之長 戔 稱述風味 所期誠如 所示至於推不肖 立於二 蘇之列 則極不敢 當 某天資 駑下但以師友 以德義 劫之故 稍能忠信 豈弟 耳其餘 實死足觀 伏誦來 教愧不可言 謹勒手狀

二

昨史 嬖過 黷道 極口 稱大通 德義之美 切觀 書詞已見 一班 恨未 得拭目 蔚然之文 出霧雨 而玩風日光 輝照映 林泉 尔亦承 許錄惠 詩及它 文此大幸也 明窓 斐几 拂去塵 埃以俟 來賜 襄疾 健忘作書 无倫 次照察 幸甚

惠示東坡試墨帖雖二十五年前書如鸞鳳之雛
一日墮地便非孔翠可擬况山雞輩也曇相十生
記佳惠也旧聞此道人奇恠而不詳悉得此甚慰
寡聞欲書數大榜今无為山中作金字但未知山
中何種榜額未經前哲書耳

又一

頓首辱書勤懇千万觀所自道從事就仕而知病
之所在切窺公孝問之意甚美顧既在官則難得
師友又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飽
閑散耶三人行必得我師此居一州一縣求師法
也讀書光陰亦可取諸鞍乘間耳凡讀書法要以

經為主經術為末遠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
得失易以明矣又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
乃能縱橫以公家二父學術跨天下公當得之多
輒復貢此此運水以遺河伯者耶蓋切觀公所論
極入理人才難得故相望於後凋雪霜之後耳治
行忽忽奉書不如礼千萬珍重

二

惠示曇相真空觀之使人敬嘆不已水觀亦舊聞
之然與楞嚴中二十五圓通聖賢一人相類橫卷
歌作數語梵心還會所遣人來遲已治行不暇及此
前路舟中作得即送介卿所求便寄上寄惠曇相
栴味極佳此益大善知識功德之餘自與凡物迥

然殊耳。榛子銀杏皆佳惠也。未有信物，可以為報。

又

辱書勤懇，千里函學，問之氣鬱鬱然。望風懷想，恨未相識耳。別紙累幅，所稱述皆非不肖所敢當也。東坡黃門皆得北歸，計不日皆完樞機，雨露天下，何慰如之。雪寒異甚，比來起居何如。頗得光陰，近書冊否。某已治行李，但就嘉州無猶愆期未至。至即行矣。世道方開，天子用人，如不及西州士大夫，當皆仕於中原。如此相見，當有期矣。寒甚，千萬珍重。

答孫幼言

頓首。啓伏承不鄙，衰疾頓頓，惠賜長句，伏讀增歎。

所送賈韻蒙求佳作也。得之撥忙，徧讀記問，縱橫不獨童蒙得於老朽多忘，甚有補也。欽奉鄭重之意，感刻無以為喻。欲和答來篇，人事紛紛，不得下筆。亦欲作序，引數句載之。卷首記不朽，以傳後到。夔道作得，因張介卿寄上也。篇中小差處，唯以田甲可溺和着，繁感溺耳。感溺之溺，亦作休奴歷反。可溺之溺，亦作尿奴弔反。此書方傳千古，不容草草。願刊正之也。對客作書，不如札。唯長者能貸之矣。霜冷千萬珍重。謹勒手狀。

答楊子建秀才

頓首。頃幸得接款曲，而賓客盈集，應接常無餘日。不能叩李問之，自得處曷勝耿耿。冬候暄暖，即日。

想起居輒安通神論佳作也畧能遍讀非潛心之地故倉卒不能得其義味作序如此不審可意否方此睽遠千萬珍重謹勒手狀

與杜元叔

奉別忽再改朔懷仰清議何日不勤到青神西方相訪之客常能言動靜以為慰青神寓舍忽二十餘日賓客如曉而進如牆而退無一日不然但竟夜卧疲頓百事廢缺以此終未能作書辱專使賜教勤懇審侍奉萬福奉助歡喜承卜窳窳之事不至費力否度伯脩來歸才能辦此耳其以信道嘉禮之約不可淪數日即解舟矣秋冷方阻面千萬為親自重

與王君全

頓首旦來伏想起居輕安細事恩煩有一些紫竹轎子未有竿欲乞兩枝飽風霜緊小桂竹又須時月無毛病者便得之佳或無為乞鄰不嫌似微生高也

與呂道人

頓首承齋蔬累年自求佛果初不懈退甚善甚善所寄行道觀音輒隨作一贊少助頭陀清靜行業孝道者別無奇特只是休歇貪癡求明眼人識已病者直下指出直行歸本家鄉更有甚麼事莫信臭秃奴輩看因緣求悟處此是道眼話此是差別話誤人三生六十劫枉却工夫蜀中有一種說雪

竇無碍禪更見誤人入地獄如箭射也治行甚冗
奉書草草

與純禪師

頓首奉別忽十餘日不忘懷仰所乘舟至今未還
不審泝流累日安穩否想才動且就宝林放餅鉢
之地必甚喜也楚人不別和氏之璧想如夢中逆
境鏡裏煙塵也已忘之矣其完葺儼舍畧就緒然
猶日用七八人耳知命未有歸音越州却有二人
到此範公間消息否聳上座來相聚數日方此群
吠不欲久留之也雜寫兩卷封付聳上座去聳忽
得無便行奉此草率

答賢公座主

啓辱臨顧勤懇又煩手畢存問感刻感刻喜承登
舟餅鉢安穩一子制度之緣惟在當仁心法古人
云汝但辨心法天辨供若不如是雖有喙長三尺
日誦佛語亦不入人耳也持心如城守口如瓶必
有相應者矣云云山主喜作緣事揚道者是箇出家
人往依之必不失所也宋殿直機警知時別宜事
可否往謀之

與崇所密老

頃嘗論道人處俗之意公欣然見納恐未極其趣
耳如公高明了了決不同流俗矣夏患自種爾來
何鄉要須使元咒無所措其爪角兵無所容其刃
耳勢利之交入定能埋沒人人之所畏故不得不

畏清心省事。不得已而後應。自然寡過矣。道人壁立千仞。病在不入俗。至於和光同塵。又相未折。却與其和光同塵。不若壁立千仞。

與定嚴院主清公

頓首奉別。忽五六年。每因勝日。卷嘗不思。修上諸兄弟。扶持相從。尋林下之樂。想茂林脩竹。桃李成陰。公雖僻執。乃是道人家風。諸尊少久之相請。必漸相樂。注鄭諸家化緣。純熟亦添。展法堂方丈。否要湏作一客位。自令厨厨之類。皆便諸房納壻。或索客到此人。有所不免也。彼既無十方僧。到此來者。便是十方人耳。湏得兩三童行。是人家子弟。挂習不下者。乃肯相資助興。葺為之化僧緣。亦易為。

力也。常欲。輒。其。系。徑。到。路。口。初。且。以。芭。蕉。相。伴。候。松。成。即。去。芭。蕉。院。後。栽。柿。栗。之。類。十。年。皆。得。用。也。先君往有題。嚴柱一詩。今寫去。可治一柱。令清淨。託秀實寫之。相望萬里。臨書增林下之思。千萬護。戒。惠。垢。興。此。堙。發。他。日。或。可。為。先。公。光。輝。佛。事。爾。

與人 二首

頓首。頃蒙清小所賜書。息意勤懇。居蠻夷中。得審金玉之音。所慰心實。無有量。聞遠官。遭迴。又室家疾苦。故知清思。難堪。書到。已在數月後。又聞不夕解印。開居杜門。人事斷絕。因循不作書。至今。然未嘗不懷想也。

又
就居城南。雖小屋而完。繫舍後亦有三二畝。開地畦蔬。植菓亦。有飯後逍遙之地。所謂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市閤者也。生事雖竟。未能有根本。然衣食隨緣。厚薄亦自寡過。少累耳。但以舍弟知命。不樂靜居。數出入。然流濕就燥。水火自有性。雖聖人不能易。亦命也。恐欲知故具之。

荅人二首

重蒙委曲。誨諭感佩。不忘人志。行不同。正如程李之為將。張竦陳遵之處世。爾張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効子。亦敗矣。雖然。孝我者。易持。幼子者。難將。吾常道也。亦知百慮而

後行者寡矣。然推心不疑。性已成。故未易琢磨也。

又

再拜奉手。誨來尊候。萬福為慰。荔子昨日一飽。已厭人煎。得一盃。可作湯。恨不同之。酒尚有之。當令庫中請也。煩親督鑄工。極棟。又棟。又適。碾一種茶。極妙。方點了。至數步耳。少頃。再令碾。碾得遣上。蓋相亦。輒喜飲茶。故茶極費耳。昨日自起。得一納樣。度如何。乃勝知命者爾。

又

頓首伏奉手誨。審既望尊候。多福為慰。冬見大腑未通。但與紫雲丸。若辰時一服。至酉時未透。可更與一服。蒸熱。恐只是變蒸。見生人而啼。是其候也。

今并紫霜九方送去觀畢遣回贈壘及媿茄教少
特送上幸且進一筋點心少待之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六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七
戎州七

與範長老二十首

某不通問半年可置是事或得密師來審聞動靜
開慰无量承万僧會齟齬揚十与父兄聞議論不
合此自世緣奇偶何与吾事遣入浙人初亦不準
擬十成去冬塩官自遣人到此近已發回矣所送
文字皆於昏鈍有益者悅老語錄後序北山録會
要跋尾皆欲作尚未暇趙十二時已手寫一本付
密師矣寄龍虎丹初若无用近四十乳母忽病風
良苦極得此藥力也天下樂錦極佳適嗣直去年
得男夫婦極懽喜來尋此錦作兒衣即轉施之矣

元師想已安。幾時能來此。密師亦自可愛也。密於富順頗緣熟。以月未復來。乃下瀘川也。所說世緣中不免累人。亦彼此同病。反覆觀之。且為作行主。勾舡又向憂何喜。隨事隨緣。與人安樂而已。所幸晦堂万杉語。乃論此方尊宿實處。及黃龍頌甚警。老鈍未緣參承。惟冀為道自重。某頓首。

又

頓首。比園明大師來。蒙書雖草。且見手墨。知世務嬰薄。亦隨緣自了。開慰无量。知命到家。賓客紛紛。亦罕得清坐相語。然渠甚閑。亦難望以心志純一。深究此佛事也。成都馬文叔。遇世緣齟齬。思欲脫去。參禪孝道。然殊未知向背。蓋世數中。薰蒸膿

厚。驕犇逸未易調伏。於此同蔬飯數月。今欲往一見導師。要須作家識病與藥。先去其狂疾耳。渠編綴不肖文字。在黥戎者。略无遺却。可得閑一讀。但恐亦少暇耳。文叔忽成行。求書到禪。几筆墨極草。草千萬珍重。

又

啓承南禪藻公。有感鐵面風流。恨未相識耳。文字當為作。但今年來極懶。不可言海會堂額。已書去。閑為密師寫文字已多。不知能尽寄歸否。知命到家。已月餘。久相別。且得渠到家耳。四十讀書亦不進。韓十逐日上一鄰。李且護其薄相緣耳。大意如陶淵明責子詩也。欲用紙卷。并老杜詩。及向所道。

語從容寫一軸文字去每當可作書時輒允迫耳
某自正月遷城南僦居去南寺二百許步薄費而
完潔矣方經營時極得純公及唐道人力也舍後
有數畝地知命到乃治作蔬圃亦隨分補綴其餘
日用所須皆預與錢令來供送止用三兩奴亦足
也純公今在嘉州承天寮老處過夏亦得三五人
稍純靜者同之唐道人遂歸爲之調護東歸之緣
亦不費力也欲寄茶恐表白瀘州或淹留壞却
朝夕別討人送上謾寄打扇一柄去

又

啓前因三季山化主回奉手狀并謾寄一扇不審
得徹禪几否頃人自富義來再奉手誨喜承宴居

多福比密師自富義來報成都虛六相奉侍又壽
寧僧宗喬自成都來云公已受六相疏計不虛傳
輒作經疏助佛事然老懶不成言語也某寓居處
漸完葺内外效不會省費然厚薄亦隨緣知命欲
到城都看藥市此行一費亦不少亦无處減省耳
前所寄諸書甚助荒廢欲隨事記末數句尚未暇
惟悅老語錄亦在几案間一日緣會便下筆矣別
作一篇竹軒頌似可觀已付密師去可種竹於六
相即用之或須別寫即寄本來可也所要文字多
寫在密師處不知化緣道路悉存得否秋熱懶倦
奉狀不如札

又

頓首伏奉九月十日手誨喜承秋來起居勝常所
示曲折皆盡事乎實初聞六祖延請便謂可住故即
作疏遣來介行耳非人事也李公雖未極玄關要
是清淨篤信之士雖因識者之言乃自斷於心以
爲可發於事然可信耳成都說佛浩浩吾道平沉
故欲相與作死馬醫道人分上不害光鬚頭淨洗
鉢也老子云尹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
處超然人生既非匏瓜去住何常之有但以悲願
隨緣則碩石溪上之言猶在得於初約惠然一來
款曲承琢磨之益何慰如之頌府公重人不輕發
不可必拒耳既至成都則可數通書萬事隨緣坐
斷報化佛頭更无巧拙謹奉狀承動靜

二

所諭住箇院子是甚閑氣此妙語也又云會府又
不同山林漸經營万人眼中入門便須成箇次
第則不然往時嘗有人問不肖便令公知開封府
便能辦得否對之云得彼人云從來名士輩才令
尹京邑往往不辦何也對曰彼看作開封府耳若
令不肖當之只有作太和縣也彼人笑曰如此决
辦矣上堂蒞花四六春景秋意想成都人已厭聞
只是與佛法沒交涉築着蓋着將錯就錯大象不
遊於兔徑千万人中教一兩人會者點頭此是公
家所有更提掇耳

三

方廣得書否此公孤潔不入俗想難得衆或以其
行高山抵地雷當輔之爾孟一留此多日灌漱不
煩人似天之君子也久留煎迫欲行適數日舍中
有客又懶放久遂不能動作書極草草也

又

頓首近得清公書甚安云宗任山谷雲水相望无
千里各有二百衆甚令人思天柱峯前歸老之計
也新公雲岩經藏看經堂緣事遂崇成已移住翠
巖雖壁立千仞比來人稍稍愛慕之矣北山錄李
問該洽乃不易得然不經儒宗大匠鑿琢故自時
有蕪音釋氏會要譜釋典内外虛有倫緒至於序
禪宗所謂賜之璫也及有耳然坐井論天亦惟他

不得肇論躡中不佳時復須此作樂也宋子京十
贊不能稱東坡極口稱道之意在當時同輩中乃
爲雄文耳比作數篇酒頌適此信急迫未果錄上
遠公作詩換酒飲陶淵明涪翁作頌換酒自酌且
道是同是別可爲一問宝勝老人也雙井一器已
是去年者謾分上新茶到別送也

又一

頓首伏奉手誨審鉞錫已到六祖聞開堂日道俗
震動不勝欽仰但猶未有人傳語錄來耳計入院
今半月餘想人事稍稍就緒矣開堂疏出於牽強
乃承推獎過當若不同床卧爭知被裏破只是奉
酬說取偷牛耳霜露果熟諸聖推出想化緣必不

齟齬但恐不能得人事清簡耳。知命計數相見聞
出入無間。頗招當路人口語。得所幹了。早還亦佳。
某城南僦居。所安便凡百。不復與公家相關。衣食
厚薄隨緣。時時扶杖到人家。倦時忽經月不出。亦
自有味。恨未得從容耳。

二
前令羅富送舒州木。及旧雙井。到彼不壞否。因江
南何客更分新雙井去。計院中或有佳磴也。尔寒
千萬珍重。

三
密師想已到舍。老人亦同到六祖否。不知昔日五
祖養母。何以今日六祖養父也。觀今日事。能想粹

未得清閑。弄書冊也。南禪藻公相見。且為致千萬
意。法堂記不敢忘。但老懶不能特地作文字。或遇
緣可成耳。純老方廣甚安佚。所謂孟公綽為趙魏
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者也。比若鄉僕來。疾
中索喚文字。及報書累日。方得辨。眼花臂痛。至今
未復常。稍定。別奉狀也。

又一

頓首。不承來教。有日。自成都至者。皆能道動靜。此
可忘念耳。知命顛倒。饑足。二月七日。乃到戎州。知
放鉢。便成叢林。士大夫歸心。魔衆亦崩壞。檀者不
倦。僧供有餘。信如所傳。甚開慰也。舊所苦脾疾。應
接人事。無休日。得无小作耶。翠岩後序。不知如此。

可用否。因人且寄周金剛。四代語來。欲手抄一通。自隨也。徐文信遂辦僧緣。只是懺撞如故。又不知非。且令就左右剃落。因令供侍。万一救得癡肉團。上有个沙眼子。耳南禪。又辱書甚勤。適數日來。苦脾痛。似前年秋。亦不可解。幸兩日差勝。故未能多作書。且為道。千方意。今年來似懶似勤。可意。如讀誦書。寫或夜忘寢。至於不可意。如對之瞌睡。雖勸請百端。終不開。可不知此病在甚麼處。諸弟相佐助。能勤僧事否。未緣會面。馳情千萬。

二

楊家將深衣及帶去。如落井中。遂歷三年。不知作何變異。且與視究歸來。戎州石刻甚衆。適懶不能

尋逐寄上俟別信也。用十幅紙寫翠岩歲旦教誨一篇去。或可刻石。勸誘後生輩耳。前附劉靜翁一書去。乃蜀州郭守老衙內也。書中託尋一僧伽帽。今則已腰不用矣。近編寫得蘄州龐老傷寒方論一部。極臻致。欲付成都開板。試與問士人家。有能發心開大字一本。即作序并送矣。

又

頓首承剎中亦事事未足。而來者皆云。年歲間必成辦。果能爾否。齋厨寂寞。但與為般家人。同此枯淡。乃是古人住持法。而俗子皆云。若住持如此。則供施者多退道心。豈有是耶。華嚴經未承來論。已施與方廣。并為作華嚴閣疏。及自開疏去矣。渠識

得法身本智乃歷歷而於漚和絕少功故聊助之
矣聞成都乃有華嚴大疏但二十五千便可成就
果爾為尋一好事者與致來却與寫渠所要文字
也。龐老傷寒論前袁道人一見欣然欲了此緣遂
便與作序并以新鈔手数本付之矣不知師舜更
用就成都開否若欲開印報示元監院歸時并寫
序一本去公住持大綱不愧古人矣然有論者云
六祖可謂具三十一相因怪問之乃云惟有用俗
家兄弟作知事尚缺此一相耳亦計是未有可委
人計在事必成故如此然事之成敗渠自有數但
付與十方人如何東行不見西行利謾及之矣四
家錄已領甚惠得暇手寫一本奉寄也

又

頓首頃相及蒙回書語雖有疎密如對德人之度
則一也徐沙弥遂了僧緣亦是於吾二人有宿因
耳知命留此兩月三月十三日解舟去二十九日
方發瀘州計今亦須到涪陵矣圓明極機頴人李
道亦无早晚但顧其行動似非行脚耳然煉丹砂
極妙留二十兩甚於襄晚有益也知命要疏入南
方乞无碍供因為極口勸施主其中語似有傷手
處似拆屋開路迎佛不略為老鼠惜窠窟也今亦
寫一本付祝君聞祝君於佛事甚信向終始故也
張廣之劉景年房伯庸之子知命皆留紙軸在此
亦略寫得後便寄去范家僧來意勤懇不易得見

范子正朝散及襲美師舜皆爲致千万意所問南
歸之計於此所不負人債既有官便有俸又有行
券則不須取於人某度告下須在五月半後此時
江已漲不可下峽當往青神觀家姑少從容山水
也舟師行上壯草

又

頓首奉別忽經歲盡懷琢磨之益何日不勤既移
座城東想法音清圓六種震動粥足飯足道俗歸
依自此且不至憂俗諦中事一向宴坐但不知得
力句幸侶誰耳徐沙弥久留此甚謹約書字極進
但喜作偈頌更須炙尾翠骨耳江安須住十餘日
元監院歸時更奉書也十二月十一日馬湖江口

書

又一

頓首以衰朽怯人事不能一到成都甚負佳處登
覽然是老年刺不喜此曹狡猾耳乃煩輟爲人天
談道之光陰翻憑一來掃地焚香奉侍已數日不
知不爲世緣所奪否元監院相隨許時經藏記亦
未就但亂寫得十餘軸字歸耳其人曉事幹辦他
日若得渠相輔佐甚善廣之景年及房君所須字
各寫得一兩軸并書囊在戎州不携來須到家乃
可遣餘事元能道之又相見有期不復規縷

二

白淨飯想寢念清健阿難、陀輩各安否祝有道

信亦踈逸然亦以作佛事爲念亦是宿有少香火緣耳亦隨事之歡喜而行知命得過夔州書後不復有一字計以小婢又產子於荆南復留滯耳方廣欲更來相見已發書止渠恐荒寺耒耜未淨不可數棄之來可耳四十牛兒輩皆在戎州得書甚安

又

頓首前日大師來奉所賜書并寄惠石刻皆領承遂赴昭竟之請安衆處穩便亦是佳事既陞座作師子吼想攬拾者當皆調伏矣所教戒文信事皆悉文信於此甚安帖人亦愛其素行不染故饒渠亂作偈頌胡口編行草耳舍弟知命不幸沒於沙頭老年失手足衣痛可知十數日來極苦心腹痛兩

日來似小愈知命五男二女記在老夫爲死可憂但痛其狂心未歇倉猝捨壽不知臨行抵擬即元公爲不肖治少俗事又斲歸奉狀草才般上舡即遣文信還左右矣

又一

頓首承來且欲早行今夕復可會宿尉廳否石刻文納上并以銀五兩紗五疋聊助買石就工極愧輕瀆然相去塵垢之外此亦不能免俗願勿推拒幸甚

二

承頌以深衣不還爲患不足繫懷也往嘗作兩深衣其一在陳留時爲穴坏之盜所取今其一又爲

少年子取去甘義均耳世人裁衣當擇時日以避
或為災惟計此深衣裁時觸逆大小耗輦耳相遠
會而未卜聊寄一笑今晚不過此豈遂與南禪會
宿耶已令就雍熙具飾早可同南禪過同飯也祭
園明大師文章子莫在彼否或不在彼必曾抄得
本頌錄示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七

八下

